

◎现场

# 朝拜伟大的纸

□ 裘山山



我有恋纸癖。看到好纸，会忍不住拿起来摩挲。做编辑时，印刷厂拿来几种纸商议来年用纸，我总忍不住想选最好的，哪怕成本高一点。在宾馆开会，桌子上通常摆放着宾馆信笺，我就舍不得在上面作记录，随手记在稿子上，把纸带回家。我的抽屉里攒了许多宾馆信笺，大多很考究，有的雪白，有的米黄，有的光亮如上了釉，有的则压着浅浅的皱纹，凭直觉，都在50克以上吧。我还攒了一些单位上早年的稿纸，有十六开的，还有八开的。年代久远，已经有点儿发脆了。但我还是喜欢放着。偶尔，我会把这些纸拿出来，像女人看珠宝那样欣赏一番。

其实我对纸的感觉始于童年。那时候父亲在铁道兵学院教书，晚上总在台灯下备课，我会向他讨一张纸来趴在边上写画画画。当时就有一种莫名的喜欢。父亲对纸很珍惜，正面写过教案，背面就拿来做演算草稿，正反面都用过了，就裁成两张扑克那么大，放在卫生间，让我们如厕用。我蹲厕所时会拿起来看，正面看不懂，反面也看不懂，就揉吧揉吧，用掉。有一天父亲很喜悦地拿回一张布满细小格子的坐标纸，是从教研究室废掉的纸里捡回来的，还有半张好用。父亲说，这可是很好的道林纸。道林纸这个词，就这样进入了我的童年。这张坐标纸后来父亲用来给我和姐姐记录年龄和身高，至今依然在。

等我做了编辑，才知道道林纸就是胶版印刷用纸，因为最早是美国道林公司生产的，故得此名。再后来我又知道了双面胶铜版纸、蒙肯纸等各种好纸，还知道了纸是分类的，包装用纸，印刷用纸，办公用纸，工业用纸，生活用纸，加起来有百来种吧。买书时也会发现，纸越来越好了，越来越让人喜欢了。我做主编时曾规定，所有的纸必须用两面，尤其打印校对稿只能用废纸。寄刊物用的牛皮

# 秋声

□ 李明官

立秋甫至，虫鸣盈耳。暮天席地，草舍苇柱，整个秋季如同一出盛大的音乐会，大自然的名家伶伶鱼贯登场：蛴螬、蟋蟀、油蛉、蚱蜢、纺织娘、蝉……或粉墨或素裹，或民族或美声，极具声势。双翅裹挟着千年的古风，蟋蟀从《诗经》中翩翩而下，《国风·七月》《唐风·蟋蟀》及《召南·草虫》，一部线装古书，对这纤小生灵的精摹细刻达五六处之多。古谚有“蟋蟀鸣，懒妇惊”句，寥寥6字，毕述光阴之急迫。秋露初降，蟋蟀之鸣有点怯怯的。小试嫩音的蟋蟀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吊嗓后，仿佛找到了感觉，亮相舞台，把憋闷了一暑日的歌吟和盘托出。蟋蟀似乎总保持着一种低调，隐士般栖身于丛草、颓室、缺墙、砖堆、土壁间。然而无法改变的是暑则在野寒则依人的禀性。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，朝夕的寒气中，檐下窗前，墙角门楣，直至桌凳床脚，都传来蟋蟀不绝的吟唱。

庞杂的虫吟中，蝉声略欠协调。其实秋风一起，寒蝉已尽，准确地说，抓住最后一息光阴嘶鸣的已不是常见意义上的蝉。它似蝉而小，名曰螳螂，虫背青绿色，有纹身，鸣声清亮。蟋蟀类民歌，螳螂类美声，师承各异，流派不同。在飒飒西风中，螳

螂也要翻过来再用。但即使如此，我却从来不知道造纸的过程，或者说，从未目睹过造纸的过程。作为一个爱纸的人，这是一大遗憾。

终于有了这一天。这一天我们来到温州瑞安，来到瑞安芳庄，来到芳庄东元村。来到东元村的“六连碓”，去朝拜造纸的遗迹。下雨，山路很滑，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缓慢前行。这样的行走显得颇为庄重，很符合朝拜的心境。

温州造纸历史悠久，而这个“六连碓”，则是瑞安山区屏纸生产的典型所在。在宋应星所撰的《天工开物》中就有记载。所谓“六连碓”，简单地说，就是六座顺着山势而建的纸碓房，即生产屏纸的作坊，是目前保存最完整、历史最悠久的造纸作坊，与2000多年前我国的古造纸术紧密相连。

追溯起造纸，肯定要说到东汉人蔡伦。我们从小就知道蔡伦造纸，却不清楚详情。有个不那么积极的说法，说蔡伦当时造纸，是为了讨好太后邓绥。邓绥是个才女，喜欢写写画画，同时又很节俭，觉得用帛纸太昂贵了，希望能有一种质地好又便宜的纸。蔡伦当时是宫里太监，位居中常侍，他的靠山窦皇后去世了，急需找到新的靠山。得知邓皇后这个愿望，立即表示愿意去完成这个任务，以至于屈居主管御用器物制作的尚书令。为造出纸，蔡伦可谓殚精竭虑，冥思苦想（我觉得还应该加一句“群策群力”，因为当时的皇官作坊，原本就聚集了天下的能工巧匠）。当然，蔡伦原本天资聪颖，肯动脑子，他在西汉造纸雏形的基础上，改进技术，采用树皮、麻头、破布、鱼网等原材料和新的制作工艺，终于生产出了可以书写的纸。他将造出的纸和奏折一起，呈给了汉和帝，龙颜大悦，即封他为龙亭侯，故后人也称那纸为“蔡侯纸”。

虽然蔡伦最终因汉和帝去世、在宫廷斗争中失宠而自杀，但他发明的造纸术却流传下来，一直福泽后人，并沿着丝绸之路传向世界，成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。纸的诞生，令人类文明有了质的飞跃。

也许蔡伦自己都没意识到，他改进的造纸术有多么伟大。在纸诞生之前，我们的祖先是将文字写在兽骨上，写在树皮上，写在石片上，写在青铜上……再后来有了竹筒和木牍，但都是些既稀少也不易携带之物。西汉虽然有了纸的雏形，原材料却是丝

绸一改夏日的热情欢欣，有了一种紧迫感，鸣叫少了圆润从容，变得嘶哑烦躁，甚至有一种压抑和隐忧，那或许就是为自己吟咏的一曲挽歌。

惟有一脉秋声美到极至，于纤细中流淌出金声玉振，抑扬婉转，有板有眼。这便是金铃子，又叫金钟儿。鲁迅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里唤作油蛉。虫身虽小，其鸣铿然，如铜铍颤音，响铃晃荡。白露时节，我静坐在黄昏的檐下，听一只金铃子在向日葵上“铃铃玲玲”地吟出一串水音，明润朗畅，如一声欸乃橹音自澄碧的河面摇曳远去。金铃子的浅唱低吟，为萧萧之秋添了一抹亮色，震撼着我心，令我眼前幻化出遥远的天宇，洒脱的巧云，浩淼的秋水，辽阔的田畴，胸次顿开。

唧唧秋虫中，最堪入画的当数纺织娘。书名蛴螬、莎鸡的纺织娘，乍一听，仿佛一位勤劳秀美的织女，婀娜袅娜地向我们轻移莲步。纺织娘是草虫中的西施，与之相比，蚱蜢太过瘦削，蝈蝈偏于臃肿，油蛉失之纤细，寒蛩略输肥大。劲捷的纺织娘在晨昏出现居多，亘豆架上，葫芦茎上，荆条篱上，都闪过它顾美的身姿。

我与纺织娘接触最近的一次是在庭院东花墙下的扁豆架上。其时，凉月如眉，夜露初降，一簇簇向上举起的暗红色扁豆花间，传来一阵嘁嘁如

帛，成本昂贵。是蔡伦第一个生产出了植物纤维纸，让纸有了广阔的来源。所以无论初衷如何，蔡伦都是一位了不起的发明家，是我们的纸神，值得永远铭记。

再说回到芳庄。芳庄的屏纸，在工艺上与蔡伦的古法造纸术一脉相承，始于唐宋年间。只不过他们采用的原材料更为单纯，因居住的地方水多竹茂，故全部用竹子，水竹。据史书载，同一时期的其他地方，皆因地利制宜造纸，四川是用麻，北方是用桑皮，沿海地区是用海苔，制作过程也大同小异。

我们细细参观了芳庄屏纸的制作，为表达敬意，我将其过程如实写下：先将水竹斩成1米左右，劈成指头粗的小条，再用锤子将竹子锤裂晒干，扎成捆，俗称“刷”。这道工序叫做料。将“刷”叠排放进石灰塘，压上石块浸泡3到5个月。这道工序叫腌刷。其间还要上下翻动，称为翻塘。翻塘很累，且容易引起皮肤溃烂，不得不随时用草药敷胳膊和手。“刷”晒熟后捞出，用清水浸洗一个月，再晒干。这道工序称为晒刷。将晒好的“刷”放进水碓房的捣臼中，利用水碓将其捣成竹绒，这道工序称为捣刷。最后将捣刷好的竹绒溶进水里，搅拌均匀，用竹丝编成的纸帘在浆池中轻轻一荡（捞），滤掉水便剩下一层薄薄的纸浆膜，重叠起来称为“纸墙”。这道工序叫捞纸。然后用3米多的压棍压干纸墙中的水分，切成三节或四节，称为压纸。最后才是分纸，晒纸，折纸，打捆，包装。

多么不易！整个工艺流程往大处讲至少有8道，往细处讲，得有70多道甚至上百道。从竹子到纸，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。毕竟，它是将一种生命形态，造化成另一种生命形态。

我们沿着山势向上走，虔诚地朝拜了每一个碓房。这碓房，即是其中一道工序“捣刷”的所在地。只见强有力的溪水顺山冲下，带动起木制水轮，水轮再带动起轴木，轴木上镶嵌着大石头，然后“水激轮转，则轴间横木，间打所排推梢，一起一落春之，即连机碓也”。原来所谓连碓，就是连续的春，一下一下的不停的捣，捣碎竹绒，直到将竹梢捣成竹绒。说来汗颜，我最初还以为六连碓是六个水碓连在一起的意思呢。

我们一直向上走，从六碓房走到一碓房。其中一个碓房正在作业，那是为了让我们观看而特意作业的。我看到大石头下的竹梢，正在被一下下的捣碎，我却忘了问，一批竹“刷”

纺车之声，音量之大，持续之久，真让人不敢相信是一只小小草虫所为。我立在豆架下，只能辨得它在月色里振羽梭车的剪影，而那一声声讽诵，却彻夜未停。

与低吟的蟋蟀不同，蝈蝈之鸣又是一种秋声。蝈蝈的身世并不逊于蟋蟀，“螽斯羽，诜诜兮。宜尔子孙，振振兮。”虽难以亲睹古人描述蝈蝈巍巍揖揖、绳绳蛰蛰的浩浩之势，但并不妨碍我的思绪回到幽古旷寥的田畴上。我甚至觉得，屋后那条长长的河坝，就是古江汉千里沃野上一条田埂的灵性蜕化。那条土坝沿上长满了杂草，昆虫集聚，鸣叫音此起彼伏。大肚子的蝈蝈，给人一种憨厚敦朴感，颇像泱泱虫类中的布衣。在众多草虫中，蝈蝈是最趋向阳光的一种。秋阳照照中，这小小生灵孱弱颀须，阔首扬面，叫得愈发劲勃。

不仅在河坝上，我们还去玉米地、芦席间，搜寻这小生灵。最常去的是黄豆地，那是庄后的王家尖上，三面环水，从东边一脊窄窄的坝头过去，上得畦子，便满地逮蝈蝈。我们在闷热的豆地里猫着腰，凝神屏息地追寻。真正逮得，却非易事。明明近在咫尺，却又仿佛远在云乡，初听极切近的扑翅声，再听又十分缥缈。俄顷，甫在一丛叫得热闹的黄豆叶处蹑手蹑脚地站定，那欢鸣之音便一个陡

要捣多长时间才能成绒？我估计，至少需要两天吧，至少需要捣上千下吧？我们还发现，那水轮的设计也很科学，有一根竹子悬在高处，专门用来引水冲刷轴承，以免因过热出现故障。劳动人民的智慧随处可见。

上到山顶，从溪水的另一侧往山下走，一路上，便看到了许多用大石头凿成的浸泡竹梢用的石槽，也叫石塘。每个都有小书桌那么大，闲置经年，生满绿苔。但依然能想见当年它们浸满刷（竹梢）的样子。原来这座葱绿的山坳，就是一个大大的造纸厂，是一个个的露天车间。再往前，我们终于看到了最后一道工序，“捞纸”：一个工匠用极细的竹丝编成的纸帘，从浸泡的竹绒浆池里，轻轻地一捞，滤掉水，便成了一层薄薄的纸浆膜。据介绍这道工艺很考手艺，是决定纸的质量的关键一环。

纸真是来之不易！我心里一遍遍地感叹。细看那“捞”起来的纸，便是我们通常称其为“马粪纸”的草纸，还无法用来书写，只能做一般生活用品。若要把它进一步造成可以书写的纸，还不知需要多少道工序，下多大功夫。

原来，那天天与我相伴、书房里随处可见的纸，那从写第一个字就开始使用、用了几十年的纸，是这样诞生的。其间融入了多少人的智慧，多少人的汗水，还有多少人的生命。回望那葱绿的山坳，就像一个孕育生命的那窟窿，经年累月诞生出一张张伟大的纸。

虽然现在屏纸已停止生产，虽然我们有现代化的造纸工艺，虽然因为电脑输入对纸的需求开始下降，但面对这久远的造纸遗址，我依然心怀敬意，心怀感激。我在细雨中，默默地向这个深藏山坳的造纸作坊致敬，向发明了造纸工艺的先人致敬，向传承了造纸工艺的芳庄人致敬，也向那些为了成为纸而奉献出自己的树木，竹子，芦苇，桑麻，麦秸，棉花，稻草，海苔等所有的植物致敬。你们不仅是纸农的衣食父母，也是我的衣食父母。

如今，造纸业还在不断创新。比如研究出了用废弃的污泥造纸，又比如研究出用废弃的香蕉杆造纸，这些原料经过新工艺后变废为宝，为我们的纸世界锦上添花，继续造福。

忽然想，为了对得起伟大的纸，我们每个写字的人，都应该好好地练字，以便让自己的字，配得上一张张来之不易的纸。



红叶秋蝉 齐白石

刹，静可闻针，而不远处的鸣叫依旧在作弄人。几个回合下来，如在梦里一般。

也有孩子交上好运，逮回一两只蝈蝈，央求父母做了笼子，挂于门楣檐下，成为村巷一道特别的风景。闲暇驻足，静心聆听，如凉月、如澄碧的河水，让人真切感受到自然的慰藉。

秋分时节，昼夜相平。在节气的促迫下，虫类的合奏达到高潮。蟋蟀的小提琴，金铃子的铙钹，纺织娘的定音鼓……如汛起，如雨骤，如瓦格纳的交响曲，丝竹管弦，群响毕至，灵感各抒。这样的秋声，贴墙可听，临窗可听，倚枕可听，洋溢出对造化的动情歌吟和对渺逝短暂生命的无限留恋。（本版图片除标注外均来自网络）

# 乡愁，是条游动的鱼

□ 董茂慧



2014年暮春，雨如牛毛细雨密密地下着，阿国、振梅兄妹在外公墓前敬完香，拒绝了众人的搀扶，笔直跪在湿漉漉的地上。阿国从怀里掏出一个锦袋，小心翼翼地倒出几缕灰白的头发高举过头：“爷爷奶奶，我送爸爸回来跟你们团聚！你们放心，爸爸不在了，我们也一定会回来扫墓的！”振梅轻声问：“爷爷奶奶，你们一定见到爸爸了吧？爸爸他好吗？”我别过脸，泪水滑落在春雨中。

忆起1988年的中秋，妈妈把我叫到跟前：“慧啊，今天你舅舅从台湾回大陆探亲。”“台湾，舅舅？”对于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舅舅，我显然反应不过来。母亲耐心和我解释，在那兵荒马乱的时期，年少的舅舅去了台湾，从此杳无音信，家族中只字不提，直到两岸恢复民间来往。那天晚上，我躲在母亲身后盯着这位头发苍白的老人半天，才怯生生地开口叫“舅舅”。舅舅的大手在我脑袋上摸了又摸，眼泪擦了我的脸，年纪虽小的我亦感受到亲人重逢的千般滋味。第二天，全家陪同舅舅回上杭南平老家给外公扫墓。临近外公坟前，舅舅突然双手颤抖，步履趑趄，姨姨和妈妈赶紧上前搀扶。他却使劲推开，急跑几步“咚”一声跪在墓碑前猛磕头，伏在黄土地上放声嚎啕大哭：“爸爸爸爸啊，儿子回来了啊！你起来看我一眼啊，爸爸妈妈你们看看我啊，我想死你们了啊！”围在坟地四周的亲人无不痛哭出声。离开时意气风发少年郎，归来时须发皆白六旬翁。谁能知道，舅舅当年一别就是40多年，再见已是天人永隔。没人上前劝慰舅舅，让“子欲养而亲不在”的苦楚在哭声中撕心裂肺地宣泄。这一幕成了家人们心口上的痛，每次提及总是唏嘘四起。第一次返乡后，上了年岁的舅舅坚持两年回一次大陆，除了舅妈陪同以外，表哥表姐们也分别归乡祭祖。

2012年，舅舅带着阿国表哥返乡，临别宴请大家，阿国起身举起酒杯：“我在台湾活了40多年，没有什么亲戚可来往，这次终于回家给爷爷奶奶扫墓，看到了自己的叔叔姑姑，还有这么多的弟弟妹妹。我的根在这里，家在这里，亲人在这里……”话未说完，一米九多的汉子红了眼圈。年近90岁的舅舅在舅妈的搀扶下举着酒杯，颤颤巍巍地站起来：“我年岁这么大了，估计这是最后一次回家乡见大家。以后，就得你们来台湾看我了！”席间，众人皆欢颜答应。谁知舅舅一语成谶，从此再无相见之日。

阿国在台部队任高职，直至数年前退役才随舅舅第一次回大陆，临别前夜的晚餐我陪着舅舅去点菜，舅舅指着菜单上的光鱼再三叮嘱：“光鱼要最大的，鱼鳞千万不能打掉哦，汤熬久些煮成牛奶白。你阿国哥哥没吃过这鱼，小时候老说我骗他，鱼鳞哪里可以吃！”我挽着舅舅笑嘻嘻地重复着他的话：“嗯嗯，鱼要大、汤要白、鳞不能除！”晚饭，豆腐光鱼汤上桌，舅舅指着雪白似乳的鱼汤：“阿国，这就是光鱼，你小时候怎么也不相信家乡的鱼鳞可以吃，尝尝，尝尝！”阿国哥哥露出孩童般的好奇，鱼汤入口浓滑鲜香带来的瞬间满足，夹起带着鳞片的鱼肉，在大家鼓励的眼神里小心翼翼地咬下：“爸爸，真的很爽脆，好吃！”大家都知道我最喜欢吃这鱼，以前大伯叔家们钓到了光鱼，专程送到家里跟你奶奶换米。不然我就自己下河摸泥鳅，攒大半箩的泥鳅才能换一条光鱼，就为吃这鱼鳞和鱼汤！阿国，你是姐弟中最后回大陆的，我已经没有遗憾了！就是当年一别，再也沒吃着你们奶奶煮的豆腐光鱼……”

2013年中秋日，舅舅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拨通那个熟悉的号码，舅舅告诉我们舅舅走得挺平静。放下电话，妈妈痛哭出声，我站在旁边泪如雨下，泪滴打在手背上，烫得心口如同撕裂般绞痛，无法呼吸。

祭祖归来晚餐，同一家酒楼同一间包厢家人再聚。菜肴丰盛，席间却因少了最熟悉的人不复欢笑。舅舅坐位惯的位置空着，每一道菜仿佛还能听到他笑声：“在台湾鸡头可是不能上桌的，鸡头对着谁谁就被老板炒鱿鱼了，在家乡鸡头却要对着长者表示尊重！”“这菜我喜欢自己种，摘芽尖炒最香！”……“你好，这是光鱼豆腐汤，请慢用！”服务员把熬煮得雪白的鱼汤端上桌，阿国起身把空位上的碗打满鱼汤：“爸爸，你最爱吃的鱼！”一滴眼泪落在汤中，溅出涟漪。

阿国起身跟大家致了声抱歉离席，我悄悄跟了出去。走廊的尽头，高大的背影静静地伫立着，突明突暗的烟头倾吐出的白雾迷住了他的脸。我想说些安慰的话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，便也靠着窗沿沉默。“慧，爸爸才离开我们几个月，我都想他想不到不行！你说，他想爷爷奶奶想了一辈子也没能见到，心里得苦成什么样？”我低头掩饰自己泪流成河的模样，不敢接话。“爸爸有时候在海边发呆，叫七八声也不应，絮絮叨叨地说自己要是条鱼就好了，想回家就能游回去。爸爸弥留的时候交待我们要把骨灰分成两份，一半留在台湾陪伴老婆孩子，另一半撒到大海里，要像当年离开那样沿着大海回大陆！可是妈妈怎么也舍不得，我们只能把他的头发送回来陪爷爷奶奶。”我推开窗，晚春的风吹散了浓浓的烟味，为什么会觉得舅舅能一直健康快乐，又为什么没有趁舅舅健在时多见见面呢？

我以为生在福建长汀，长在这个小城直至工作生活，“乡愁”是与我无缘的情感。从来不知，在海的另一头，会有沉重得让我背负不起的记挂和思念。浓得如那碗乳汁般雪白的鱼汤化不开。“泱泱华夏，行走千年总称客；煌煌环宇，旅居异邦是为家”，埋骨异乡至亲的地方，也埋下了乡愁。

鱼儿游在海那头，想吃鱼的孩子在海那头，皈依乡土乡情的虔诚，听白发母亲倚在门边的声声呼唤：“回家啦，吃鱼！”